

生的祖宅已经被拆了，先生对此特别遗憾。这座宅子，对她的诗歌启蒙乃至整个人生的履历而言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所以，导演也想给叶先生传递一份温暖——即使祖宅“消失”，她留恋的庭院、草木，电影悉心“重建”，诚意满满。“这样一来，我们在观影的过程中，仿佛也跟着叶先生在四下转了转，回顾了成长的轨迹。最后一章，故居不在了，叶先生回到内蒙古去寻找自己的叶赫原乡，在历经大时代的动荡、海外的漂泊之后，她终于叶落归根，靠诗词寻觅到真正的居所。”

说诗词，片名便是取自于良史《春山夜月》的名句：“春山多胜事，赏玩夜忘归。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……”倘观众留意，龙门石窟飞雪染白千年佛像的片尾，更能被解读出“水月观音”的意象，十分呼应主题。在沈祎看来，此景乃天意帮忙之“偶得”：“导演从来都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艺术家的，他没有选择用叶先生的诗词来做片名。‘掬水月在手’，我想一方面呼应了‘镜花水月’的意象，呼应了‘空’的哲学；同时，这句诗极富影像美感。另外，片子的英文名叫‘Like the Dyer’s hand（染匠之手）’，取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，同样是导演的‘偶得’。首先，莎士比亚是伟大的诗人，‘Like the Dyer’s hand’，如中西诗人的唱和。其次，染匠一辈子做染布的工作，渗透肌肤的染料，洗不掉了；寓意诗词染进了叶先生的血脉，帮她渡过人生的困境。”

想拍叶嘉莹的人很多，《掬水月在手》是她本人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。摄制组辗转北京、天津、台北、



上图：1943年叶嘉莹（后排右二）与师父顾随（前坐者）及同班同学合影。

香港、澳门、波士顿、温哥华等十余座城市，以“要眇宜修”般容德俱美的画面，记录了迦陵飞翔的身影、留下的足迹。陈传兴有深厚的符号学背景，其影像风格，埋线索、匿宝藏，曲折幽微，含蓄而隽永，正符合叶嘉莹的审美要求。沈祎透露，叶先生甚至说，“你们可以拍得再抽象一些，我从头到尾不出现，就配音，也很好啊”。“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小女孩的画面，从采访初期就一直跟陈导建议，‘我想象中，胡同里走着一个小女孩，那就是童年的我’，然后导演就一直在研究怎么把这个意象有机地融合进



左图：叶嘉莹和陈传兴在南开大学迦陵学社的合影。

去。并且，陈导喜欢‘考古’，要搜集一大堆资料，层层铺垫，碰上叶先生呢，以前的照片、书信、证件、票据啊都留着，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，实在太匹配了，是彼此找到了彼此。”

除了画面、神骨的“要眇宜修”，配乐亦是亮点。叶嘉莹的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究其闾奥，纸长情深，而既然迦陵说少陵（野老）成佳话，那么，合该少陵“现身”，在关于迦陵的影片里，徘徊吟唱，做出交流与回应。

出品人廖美立介绍：“叶先生个人的生命史、中国诗词的发展史，在这两个主轴并肩而行的情况下，导演希望音乐能更接近盛唐时期的雅乐。后来，我们接触到日本当代音乐作曲大师佐藤聪明，就给他写信，‘如果马勒创作《大地之歌》是致敬李白，那杜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，您可否为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创作音乐？’我很确定他不会拒绝——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艺术家，都欢迎好的题材，何况是杜甫？果然，佐藤聪明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约。”

沈祎补充道，杜甫是背景音乐里的另一位隐形的角色，“音乐就是他在倾诉，好像一个吟游诗人，所以《秋兴八首》的配乐，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配乐，是某种叙事上的互文”。

## 幕后 | 掬水捉月

结缘迦陵，早在陈传兴拍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的时候。

彼时，主创团队有采访到叶先生。“那我们当然期待，将来能有